

<<从清华到联大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从清华到联大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9942186

10位ISBN编号：7539942185

出版时间：2011-4

出版时间：江苏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朱自清

页数：235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从清华到联大>>

前言

我是扬州人 有些国语教科书里选得有我的文章，注解里或说我是浙江绍兴人，或说我是江苏江都人——就是扬州人。

有人疑心江苏江都人是错了，特地老远的写信托人来问我。

我说两个籍贯都不算错，但是若打官话，我得算浙江绍兴人。

浙江绍兴是我的祖籍或原籍，我从进小学就填的这个籍贯；直到现在，在学校里服务快三十年了，还是报的这个籍贯。

不过绍兴我只去过两回，每回只住了一天；而我家里除先母外，没一个人会说绍兴话。

我家是从先祖才到江苏东海做小官。

东海就是海州，现在是陇海路的终点。

我就生在海州。

四岁的时候先父又到邵伯镇做小官，将我们接到那里。

海州的情形我全不记得了，只对海州话还有亲热感，因为父亲的扬州话里夹着不少海州口音。

在邵伯住了差不多两年，是住在万寿宫里。

万寿宫的院子很大，很静；门口就是运河。

河坎很高，我常向河里扔瓦片玩儿。

邵伯有个铁牛湾，那儿有一条铁牛镇压着。

父亲的当差常抱我去看它，骑它，抚摩它。

镇里的情形我也差不多忘记了。

只记住在镇里一家人家的私塾里读过书，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好朋友叫江家振。

我常到他家玩儿，傍晚和他坐在他家荒园里一根横倒的枯树干上说着话，依依不舍，不想回家。

这是我第一个好朋友，可惜他未成年就死了；记得他瘦得很，也许是肺病罢？

六岁那一年父亲将全家搬到扬州。

后来又迎养先祖父和先祖母。

父亲曾到江西做过几年官，我和二弟也曾去过江西一年；但是老家一直在扬州住着。

我在扬州读初等小学，没毕业；读高等小学，毕了业；读中学，也毕了业。

我的英文得力于高等小学里一位黄先生，他已经过世了。

还有陈春台先生，他现在是北平著名的数学教师。

这两位先生讲解英文真清楚，启发了我学习的兴趣；只恨我始终没有将英文学好，愧对这两位老师。

还有一位戴子秋先生，也早过世了，我的国文是跟他老人家学着做通了的。

那是辛亥革命之后在他家夜塾里的时候。

中学毕业，我是十八岁，那年就考进了北京大学预科，从此就不常在扬州了。

就在十八岁那年冬天，父亲母亲给我在扬州完了婚。

内人武钟谦女士是杭州籍，其实也是在扬州长成的。

她从不曾去过杭州；后来同我去是第一次。

她后来因为肺病死在扬州，我曾为她写过一篇《给亡妇》。

我和她结婚的时候，祖父已死了好几年了。

结婚后一年祖母也死了。

他们两老都葬在扬州，我家于是有祖莹在扬州了。

后来亡妇也葬在这祖莹里。

母亲在抗战前两年过去，父亲在胜利前四个月过去，遗憾的是我都不在扬州；他们也葬在那祖莹里。

这中间叫我痛心的是死了第二个女儿！

他性情好，爱读书，做事负责任，待朋友最好。

已经成人了，不知什么病，一天半就完了！

她也葬在祖莹里。

我有九个孩子。

<<从清华到联大>>

除第二个女儿外，还有一个男孩不到一岁就死在扬州；其余亡妻生的四个孩子都曾在扬州老家住过多少年。

这个老家直到今天夏初才解散了，但是还留着一位老年的庶母在那里。

我家跟扬州的关系，大概够得上古人说的“生于斯，死于斯，歌哭于斯”了。

现在亡妻生的四个孩子都已自称为扬州人了；我比起他们更算是在扬州长成的，天然更该算是扬州人了。

但是从前一直马马虎虎的骑在墙上，并且自称浙江人的时候还多些，又为了什么呢？

这一半因为报的是浙江籍，求其一致；一半也还有些别的道理。

这些道理第一桩就是籍贯是无所谓的。

那时要做一个世界人，连国籍都觉得狭小，不用说省籍和县籍了。

那时在大学里觉得同乡会最没有意思。

我同住的和我来往的自然差不多都是扬州人，自己却因为浙江籍，不去参加江苏或扬州同乡会。

可是虽然是浙江绍兴籍，却又没跟一个道地浙江人来往，因此也就没人拉我去开浙江同乡会，更不用说绍兴同乡会了。

这也许是两栖或骑墙的好处罢？

然而出了学校以后到底常常会到道地绍兴人了。

我既然不会说绍兴话，并且除了花雕和兰亭外几乎不知道绍兴的别的情形，于是乎往往只好自己承认是假绍兴人。

那虽然一半是玩笑，可也有点儿窘的。

还有一桩道理就是我有些讨厌扬州人；我讨厌扬州人的小气和虚气。

小是眼光如豆，虚是虚张声势，小气无须举例。

虚气例如已故的扬州某中央委员，坐包车在街上走，除拉车的外，又跟上四个人在车子边推着跑着。

我曾经写这一篇短文，指出扬州人这些毛病。

后来要将这篇文收入散文集《你我》里，商务印书馆不肯，怕再闹出“闲话扬州”的案子。

这当然也因为他们总以为我是浙江人，而浙江人骂扬州人是会得罪扬州人的。

但是我也并不抹煞扬州的好处，曾经写过一篇《扬州的夏日》，还有在《看花》里也提起扬州福缘庵的桃花。

再说现在年纪大些了，觉得小气和虚气都可以算是地方气，绝不止是扬州人如此。

从前自己常答应人说自己是绍兴人，一半又因为绍兴人有些慧气，而扬州人似乎太聪明。

其实扬州人也未尝没慧气，我的朋友任中敏（二北）先生，办了这么多年汉民中学，不管人家理会不理睬，难道还不够“慧”的！

绍兴人固然有慧气，但是也许还有别的气我讨厌的，不过我不深知罢了。

这也许是阿Q的想法罢？

然而我对于扬州的确渐渐亲热起来了。

扬州真像有些人说的，不折不扣是个有名的地方。

不用远说，李斗《扬州画舫录》里的扬州就够羡慕的。

可是现在衰落了，经济上是一日千丈的衰落了，只看那些没精打彩的盐商家就知道。

扬州人在上海被称为江北老，这名字总而言之表示低等的人。

江北老在上海是受欺负的，他们于是学些不三不四的上海话来冒充上海人。

到了这地步他们可竟会忘其所以的欺负起那些新来的江北老了。

这就养成了扬州人的自卑心理。

抗战以来许多扬州人来到西南，大半都自称为上海人，就靠着那一点不三不四的上海话；甚至连这一点都没有，也还自称为上海人。

其实扬州人在本地也有他们的骄傲的。

他们称徐州以北的人为侬子，那些人说的是侬话。

他们笑镇江人说话土气，南京人说话大舌头，尽管这两个地方都在江南。

英语他们称为蛮话，说这种话的当然是蛮子了。

<<从清华到联大>>

然而这些话只好关着门在家里说，到上海一看，立刻就会矮上半截，缩起舌头不敢喷一声了。扬州真是衰落得可以啊！

我也是一个江北老，一大堆扬州口音就是招牌，但是我却不愿做上海人；上海人太狡猾了。况且上海对我太生疏，生疏的程度跟绍兴对我也差不多；因为我知道上海虽然也许比知道绍兴多些，但是绍兴究竟是我的祖籍，上海是和我水米无干的。

然而年纪大起来了，世界人到底做不成，我要一个故乡。

俞平伯先生有一行诗，说“把故乡掉了”。

其实他掉了故乡又找到了一个故乡；他诗文里提到苏州那一股亲热，是可羡慕的，苏州就算是他的故乡了。

他在苏州度过他的童年，所以提起来一点一滴都亲亲热热的，童年的记忆最单纯最真切，影响最深最久；种种悲欢离合，回想起来最有意思。

“青灯有味是儿时”，其实不止青灯，儿时的一切都是有味的。

这样看，在那儿度过童年，就算那儿是故乡，大概差不多罢？

这样看，就只有扬州可以算是我的故乡了。

何况我的家又是“生于斯，死于斯，歌哭于斯”呢？

所以扬州好也罢，歹也罢，我总该算是扬州人的。

<<从清华到联大>>

内容概要

朱自清，原名自华，字佩弦，号秋实，生于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九（1898年11月22日），卒于1948年8月12日。

原籍浙江绍兴。

因三代人定居扬州，自己又毕业于当时设在扬州的江苏第八中学高中，且在扬州做过教师，本书是朱自清传，记录了朱自清的一生。

“朱自清”这三个字已经和《背影》成为不可分的一体。

他要以乐观的心情，去迎接美好的未来，以有限的生命去作最后的斗争。

他却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，光明与黑暗交替时节，匆匆地走了。

生命的价值并不会被死神的阴影所淹没。

有的人能超越生命，就因为他活在人们心中，长在人们的记忆里。

《从清华到联大》是“现代文化名人自传丛书”之一。

《从清华到联大》是朱自清传，记录了朱自清的一生。

<<从清华到联大>>

作者简介

朱自清，现代著名散文家、诗人、学者、民主战士。

其散文以朴素缜密，清隽沉郁、语言洗炼，文笔清丽著称，极富有真作写实感。

代表作有《荷塘月色》、《背影》、《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》等。

朱自清，字佩弦，号秋实，有笔名余捷、柏香、白水、知白等。

原籍浙江绍兴，1898年出生于江苏东海，原名朱自华，江苏扬州人。

他是现代散文家、语文教育家、文学家、诗人、学者、民主战士。

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，后来到清华大学任教。

因三代人定居扬州，自己又毕业于当时设在扬州的江苏第八中学高中(今扬州中学)，目。在扬州做过教师，故自称“扬州人”。

他也曾在浙江省台州中学任教，亲手种下紫藤花，后该花成为台州中学的校花。

朱自清祖朱则余，号菊坡，本姓余，因承继朱氏，遂改姓。

为人谨慎，清光绪年间在江苏东海县任承审官10多年。

朱自清在扬州生活了13年，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时期和少年时期。

对古城这段生活，他的感受是微妙、复杂的。

大概是生活过于单调，所以他后来曾说，儿时的记忆只剩下“薄薄的影子”，“像被大水洗了一般，寂寞到可惊程度！”但是，在漫长曲折的人生旅途上，儿时毕竟是首发的“驿站”。

父亲名鸿钧，字小坡，娶妻周氏，是个读书人。

光绪二十七年(1901)朱鸿钧由东海赴扬州府属邵伯镇任。

两年后，全家迁移扬州城，从此定居扬州。

朱自清1912年入高等小学，1916年成功考入北京大学预科，1919年2月出版他的处女诗集《睡吧，小小的人》。

192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。

1931年留学英国，漫游欧洲，回国后写成了《欧游杂记》。

并参加了拒绝接受美国救济粮的活动，本来就是身患胃病的他更是虚弱不堪，终于在贫病之中逝世，年仅50岁。

<<从清华到联大>>

书籍目录

序：我是扬州人

壹 青灯儿时

故乡的夏

只懂栀子花

七岁到扬州

吃白煮豆腐

我的父亲

贰 我的爱情

相亲喜剧

不忘台州

我们的儿女

怀亡妻

叁 南方旧事

欣赏艺术女人

生命竟有了价格

我的自尊与愤怒

我的“刹那主义”

旅行杂记

走向“春晖”

肆 清华岁月

初到清华

亲历“三·二八”大屠杀

我要找一条好走的路

荷塘独处

我的颜色永远是灰的

西行通讯

我与新诗

我与散文

清华一日

北平沦陷那一天

清华精神

伍 联大八年

蒙自五个月

外东消夏录

重庆行

我希望的新中国

我的写作生活

我的国学研究

这是一个动乱时代

陆 “象牙塔”外

回到北平

论雅俗共赏

我的气节观

吃饭第一

走出“象牙塔”

<<从清华到联大>>

真正能够顾到眼前的人
拒购美援面粉
知识分子的道路

<<从清华到联大>>

章节摘录

七岁到扬州 在第十期上看到曹聚仁先生的《闲话扬州》，比那本出名的书有味多了。不过那本书将扬州说得太坏，曹先生又未免说得太好；也不是说得太好，他没有去过那里，所说的只是从诗赋中，历史上得来的印象。

这些自然也是扬州的一面，不过已然过去，现在的扬州却不能再给我们那种美梦。

自己从七岁到扬州，一住十三年，才出来念书。

家里是客籍，父亲又是在外省当差事的时候多，所以与当地贤豪长者并无来往。

他们的雅事，如访胜，吟诗，赌酒，书画名家，烹调佳味，我那时全没有份，也全不在行。

因此虽住了那么多年，并不能做扬州通，是很遗憾的。

记得的只是光复的时候，父亲正病着，让一个高等流氓凭了军政府的名字，敲了一竹杠；还有，在中学的几年里，眼见所谓“甩子团”横行无忌。

“甩子”是扬州方言，有时候指那些“怯”的人，有时候指那些满不在乎的人。

“甩子团”不用说是后一类；他们多数是绅宦家子弟，仗着家里或者“帮”里的势力，在各公共场所闹标劲，如看戏不买票，起哄等等，也有包揽词讼，调戏妇女的。

更可怪的，大乡绅的仆人可以指挥警察区区长，可以大模大样招摇过市——这都是民国五六年的事，并非前清君主专制时代。

自己当时血气方刚，看了一肚子气；可是人微言轻，也只好让那口气憋着罢了。

从前扬州是个大地方，如曹先生那文所说；现在盐务不行了，简直就算个没“落儿”的小城。

可是一般人还忘其所以地耍气派，自以为美，几乎不知天多高地多厚。

这真是所谓“夜郎自大”了。

扬州人有“扬虚子”的名字；这个“虚子”有两种意思，一是大惊小怪，二是以少报多，总而言之，不离乎虚张声势的毛病。

他们还有个“扬盘”的名字，譬如东西买贵了，人家可以笑话你是“扬盘”；又如店家价钱要的太贵，你可以诘问他，“把我当扬盘看么？”

“盘”是捧出来给别人看的，正好形容耍气派的扬州人。

又有所谓“商派”，讥笑那些仿效盐商的奢侈生活的人，那更是气派中之气派了。

但是这里只就一般情形说，刻苦诚笃的君子自然也有；我所敬爱的朋友中，便不缺乏扬州人。

提起扬州这地名，许多人想到的是出女人的地方，但是我长到那么大，从来不曾在街上见过一个出色的女人，也许那时女人还少出街吧？

不过从前人所谓“出女人”，实在指姨太太与妓女而言；那个“出”字就和出羊毛，出苹果的“出”字一样。

《陶庵梦忆》里有“扬州瘦马”一节，就记的这类事；但是我毫无所知。

不过纳妾与狎妓的风气渐渐衰了，“出女人”那句话怕迟早会失掉意义的吧。

另有许多人想，扬州是吃得好的地方。

这个保你没错儿。

北平寻常提到江苏菜，总想着是甜甜的腻腻的。

现在有了淮扬菜，才知道江苏菜也有不甜的；但还以为油重，和山东菜的清淡不同。

其实真正油重的是镇江菜，上桌子常教你腻得无可奈何。

扬州菜若是让盐商家的厨子做起来，虽不到山东菜的清淡，却也滋润，利落，决不腻嘴腻舌。

不但味道鲜美，颜色也清丽悦目。

扬州又以面馆著名。

好在汤味醇美，是所谓白汤！

由种种出汤的东西如鸡鸭鱼肉等熬成，好在它的厚，和啖熊掌一般。

也有清汤，就是一味鸡汤，倒并不出奇。

内行的人吃面要“大煮”；普通将面挑在碗里，浇上汤，“大煮”是将面在汤里煮一会，更能入味些。

<<从清华到联大>>

扬州最著名的是茶馆；早上去下午去都是满满的。

吃的花样最多。

坐定了湖上茶，便有卖零碎的来兜揽，手臂上挽着一个黯淡的柳条筐，筐子里摆满了一些小蒲包，分放着瓜子花生炒盐豆之类。

又有炒白果的，在担子上铁锅爆着白果，一片铲子的声音，得先告诉他，才给你炒。

炒得壳子爆了，露出黄亮的仁儿，铲在铁丝罩里送过来，又热又香。

还有卖五香牛肉的，让他抓一些，摊在干荷叶上；叫茶房拿点好麻酱油来，拌上慢慢地吃，也可向卖零碎的买些白酒——扬州普通都喝白酒——喝着。

这才叫茶房烫干丝。

北平现在吃干丝，都是所谓煮干丝；那是很浓的，当菜很好，当点心却未必合式。

烫干丝先将一大块方的白豆腐干飞快地切成薄片，再切为细丝，放在小碗里，用开水一浇，干丝便熟了；滗去了水，抻成圆锥似的，再倒上麻酱油，搁一撮虾米和干笋丝在尖儿，就成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刚瞧着在切豆腐干，一眨眼已端来了。

烫干丝就是清得好，不妨碍你吃别的。

接着该要小笼点心。

北平淮扬馆子出卖的汤包，诚哉是好，在扬州却少见；那实在是淮阴的名产，扬州不该掠美。

扬州的小笼点心，肉馅儿的，蟹肉馅儿的，笋肉馅儿的且不用说，最可口的是菜包子菜烧卖，还有干菜包子。

菜选那最嫩的，剁成泥，加一点儿糖一点儿油，蒸得白生生的，热腾腾的，到口轻松地化去，留下一丝儿余味。

干菜也是切碎，也是加一点儿糖和油，燥湿恰到好处；细细地咬嚼，可以嚼出一点橄榄般的回味来。

这么着每样吃点儿也并不太多。

要是饭局，还尽可以从容地去。

但是要老资格的茶客才能这样有分寸；偶尔上一回茶馆的本地人外地人，却总忍不住狼吞虎咽，到了儿捧着肚子走出。

扬州游览以水为主，以船为主，已另有文记过，此处从略。

城里城外古迹很多，如“文选楼”，“天保城”，“雷塘”，“二十四桥”等，却很少人留意；大家常去的只是史可法的“梅花岭”罢了。

倘若有相当的假期，邀上两三个人去寻幽访古倒有意思；自然，得带点花生米，五香牛肉，白酒。

P8-11

<<从清华到联大>>

编辑推荐

朱自清，作家、学者，万千青年所景仰所追随的导师。

他不但赶着时代向前走，也推着时代向前走；他不但同青年向前走，也领导青年向前走。

他从为人生走向人民；从写血汀文学到为人民生存而斗争；从表现“我的阶级”到歌颂群众的集体力量；从“狷者”变为民主斗士。

他是一颗恒星，悄悄地升起在繁星灿烂的天空，默默地闪耀着独特的色彩光耀环宇，经久不灭。

《从清华到联大》记录了朱自清的一生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